

兰波在英国的两个“季节” (节选)

[法]让-吕克·斯坦梅茨

跨越海峡那天风浪特别大，在七八个小时的航程中，“一对孤独的年轻人”，任凭海风吹打着脸颊，朝陌生的世界驶去。准确地再现他们当时的感受也许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但任何想起兰波那时生活状况的人都不禁会想象，《醉舟》的作者与其创作素材相见时内心一定充满了爱意。后来在《地狱一季》里，兰波隐隐约约地提到那次跨海旅行：

我大概还要去旅行，要把聚集在我脑海中的魔法驱散掉。在大海上，我看见给人带来慰藉的十字架正从海面上升起，我爱那大海，它仿佛已把我身上的污秽洗刷干净了。

显然，没有任何准确的编年表可以证明这段文字写于何时。尽管如此，一个题材始终贯穿于《醉舟》和《地狱一季》之中，那就是洗刷污秽，清除负罪感的大海。兰波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他又可以反复吟诵：

绿水渗透了我的杉木船壳，
洗去蓝色的酒迹及呕吐物，
洗刷了我……

深夜里，船停靠得多佛尔港。两个伙伴找到一家旅馆。第二天一清早，他们就起床了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们到多佛尔城里去观光游览，但到处都是空荡荡的。实际上，那天恰好是个星期天，对英国人来说，星期天绝对就是安息日，他们费尽周折也找不到吃早饭的地方。况且他们对要讲一种外语而感到惊异，感到恼火。兰波一句英语也不会说，魏尔伦只能说几句最简单的话。他们毫不迟疑地离开毫无人气的多佛尔，乘火车赶往伦敦。透过列车车窗，他们看着秋天的景色，看着英国乡村的风景。接着，列车驶到伦敦的郊外，一座巨大的城市逐渐出现在眼前，城市上空覆盖着浓浓的烟雾。他们最终来到查令十字街火车站。和多佛尔一样，伦敦的星期天也显得十分冷清，饭馆和酒吧都不营业，大街上空无一人。只有到海德公园那边才能看见更多的人，有人在公园里做演讲，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。我们不知道这两位朋友第一天都做了些什么。所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都显得很新鲜。他们首先要考虑找到一处住所。离开布鲁塞尔时，他们随身带好联系人的地址，但9月8日这一天，他们好像在城里并未找到认识的熟人。

在接下去的几天里，他们设法和流亡在英国的法国同胞取得联系。就这样，他们找到了费利克斯·雷加梅，雷加梅的画室就坐落在胡汉姆街上，他和魏尔伦是老相识，曾为维尔麦希的书绘过插图，为“丑陋的家伙”晚宴绘制过请柬，与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杂志合作过，比如安德烈·吉尔的《滑稽》杂志。他来到伦敦，继续从事画家的职业，为《伦敦画报》绘制漫画。雷加梅后来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两位朋友来到他画室的情景。

1872年9月10日……在我屋外敲门的竟是魏尔伦，他从布鲁塞尔赶过来。他那一身打扮还是很帅气的，虽然衣服穿得并不多，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被命运压垮似的。我们在一起感到极为愉快。但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一个同伴陪他前来，但此人一句话也不说，而且穿着也不讲究。

这人就是兰波。



诗人兰波

当然，我们谈起过去的老相识。看着我画画，魏尔伦来了灵感，从此我的绘画集里也就平添了两颗珍珠。一个是“色当战败后的拿破仑三世”，另一个是“小皇储”。

每一幅画都配上几行滑稽的诗文，诗文模仿科佩的风格，放肆地签上浮夸的花缀签名，是约瑟夫·普吕多姆式的签名……

实际上，兰波虽然沉默不语，但后来还是为雷加梅的画集出了力，有关“小皇储”的那段诗文好像就是他写的，萨尔布吕肯获胜时，“孩子去捡拾子弹”。兰波当时显得很疲惫，像“昏暗的旅馆招牌”，雷加梅后来也给兰波画一幅画像，兰波坐在椅子上，头垂在胸前，昏昏欲睡，以至于人们只能看见他头上戴的礼帽。主人很快就把流亡在伦敦的法国人的消息告诉给来访者，尤其是把维尔麦希的消息告诉他们。见到维尔麦希的时候，兰波感到特别高兴，其实早在1871年3月，他就非常喜欢维尔麦希在《迪歌纳老爹》上所发表的文章。维尔麦希依然保持着刻薄、嘲弄人的性情，赏心悦目的小作品《诗咏花灯》就是这一性情的最好体现，这个作品对兰波的《与诗人谈花》有所启发。维尔麦希是一个“金发男子，稍微有点儿胖”，脸色看起来很健康，魏尔伦回想起不久前他们在一起合作的往事，那时他负责《金龟子》，痴迷狂报》，两人常去拉丁区的咖啡馆里喝上一杯。聊天的时候，维尔麦希确认打算从霍兰德街34号搬走，那一带是平民百姓的街区。那间房的房东是个法国人，在维尔麦希的推荐下，事情很快就安排妥当了，魏尔伦和兰波马上就可以搬过来住。那幢楼房是亚当斯风格的建筑，窗户很高，还带有装饰，但室内则显得很昏暗。楼里所有的居室都被改造成带家具的出租房，空间显得有些狭窄，但房东的收益也会更好。尽管如此，房间倒不显得太寒酸。魏尔伦随身带的钱，再加上母亲定期汇过来的钱足够他们俩生活一段时间。

要描述兰波在那段时间的生活，就

19世纪法国诗人阿蒂尔·兰波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。马拉美称他为“值得尊重的过客”，梁宗岱称他是文学史上“一闪而逝的流星”，他则自称“通灵人”，以《醉舟》《地狱一季》《灵光集》等诗篇震撼后世。从巴黎、伦敦，到布鲁塞尔、非洲大陆，兰波从未停止过逃离与漂泊。他用文字和旅行锤炼了自己短暂的一生。让-吕克·斯坦梅茨集基于丰富的史料为兰波著传，更从思想上深入兰波的诗文与行动，以兰波的诗文为蓝图、以兰波的书信为线索，将对诗歌的解读置于一切之前，为作为诗人的兰波提供开放的解释。

要求作者有一定的想象力。实际上，任何文字记载都没有留下来，甚至连目击者的点滴回忆都没有。最多只能从魏尔伦与好友埃德蒙·勒佩勒捷的通信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，况且魏尔伦在信里很少提到自己的同伴，因为勒佩勒捷对兰波没有什么好感，而且曾多次挖苦兰波。

对于两位伙伴来说，尽管伦敦首先是某种新的发现，是代表着自由的都市，但他们依然摆脱不掉自己的过去。最初几天的惊讶，甚至惊奇感很快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生活，他们要找工作，魏尔伦对自己的婚姻状况焦虑不安，因为玛蒂尔德已提出分居申请。兰波每天都要忍受这位“可怜兄长”，因为魏尔伦无法原谅自己抛弃了那位“娇小的妻子”，而兰波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活之中。魏尔伦的弱点是不可否认的，他始终不明白爱情是需要“再培育的”，依然固执地频频回顾那位孩子气十足的妻子，而且还在四行诗《黑夜中的鸟》里歌咏她。同时，他一直想念着小乔治，而他母亲已无权再去看望小孙子了。他反复琢磨莫泰一家人的做法，至于说尼科莱街，“我绝不会再迈进他们家的大门”。他在信中对勒佩勒捷这样写道，他委托勒佩勒捷为他的律师，全权处理他的事务，因为他坚信有人撬开他的抽屉，而抽屉里放满了他与别人的通信信件。在一份清单中，他将所有遗失的文稿罗列出来，这些文稿或者转交给玛蒂尔德的诉讼代理人居约-西奥奈斯特，或者被玛蒂尔德烧毁了，因为她对文稿中“丑恶的文字”感到愤怒。从此，魏尔伦和兰波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，但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。尽管如此，诗歌却一直在神秘地守护着他们。

魏尔伦内心有许多打算，他想靠手中的笔来养活自己，而生活的需要已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，因此，他极想从事新闻业。他起初想联系好友布莱蒙，将自己写的伦敦观感投给他的《文学与艺术复兴》杂志。兰波似乎对这类权宜之计不屑一顾。就在他保持沉默的时候，魏尔伦却在想方设法四处投稿，以发表

自己的散文，与维尔麦希磋商，以便为他的杂志撰写书评。维尔麦希在《口令》杂志失败之后，又创办了《未来》杂志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又和其他流亡在英国的法国同胞取得联系，其中包括：“高傲、粗暴、专横及好斗”的利萨加雷，此人在巴黎公社期间是记者，以前曾和波拿巴分子保罗·卡萨尼亚克决斗过；朱尔·安德里厄，一个身宽体胖的独眼汉子，他十分稳重，文学造诣也很高，曾在塞纳省与魏尔伦共过事，巴黎公社期间升任行政事务主任。他现在靠教拉丁语和文学课生活，这毕竟是一种生存下去的方式，魏尔伦和兰波很快也是靠这种方式去生活的。

然而，自1872年10月起，魏尔伦又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样子，一时间对前巴黎公社社员这个阶层也感到厌烦了，“他们分散到各个小镇里，过起安逸的生活”，他以一丝轻蔑的口吻说道：“我才不在乎呢，因此决定尽量少和这些人联系。”可他还是去参加“社会研究小组”的活动，这是利萨加雷创建的组织，而且在11月1日那天，还到位于老康普顿街6-7号的一家酒楼里聆听维尔麦希的演讲。演讲者主要是介绍戈蒂耶。兰波是否陪同魏尔伦出席这样的活动呢？

兰波一直在追求绝对的完美，唯有社会急剧变化才有助于实现绝对的完美。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证明《灵光集》写于何时，但所有的特征至少会让人们猜测，诗集的若干片段就是在那时写成的。整部诗集是在1874年誊写完毕的，但誊写本身也就意味着有些底稿恐怕早就写好了。某些段落倒更像是出自于空想，而非来自梦幻。《洪水过后》可以当作一个传奇故事来读，《圣经》故事经改头换面后糅合到这段文字里，但却寓意着深远的失望之感，他对旧秩序自然而然的重组过程感到失望，此文再次呼吁要掀起一场大地震，并希望看到一场大革命，以便彻底推翻过去的所有形式。《蛮子》及《战争》则以它们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新世界，“远离那些陈旧的避难所，远离那些陈腐的热情”。他的多篇文字似乎是受这种看法的启发而写成的。彻底转变人，转变习俗以及爱情已成为必然，而这一必然性已深深地埋在他的内心里，并与流亡在伦敦的某些公社社员的理想主义想法不谋而合。《灵光集》不可能归结于某种艺术灵感，虽然这种灵感就像是一座金矿。直到他写的最后一首诗，兰波一直在证明自己始终保持着某种想法。相反，魏尔伦似乎忘掉了这种可能性，甚至考虑重新拾起过去所创作的诗篇，比如《失败者》，以便能在《未来》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，他过去就曾设想以《失败者》为主编辑一部诗集。兰波与维尔麦希及安德里厄等人的关系是不容置疑的，虽然人们无法推测出他们之间更确切的交往活动。人们不妨去听听《灵光集》里的“声音”，那声音见证了一种挑战式的气氛，见证了一个回顾过去的严厉目光，见证了一个未来激昂的视野，那是一种绝对的、几乎带有神学色彩的视野，就像那个想象中的“理智”一样，想象者亲手去“推动新的和谐”。

(《兰波传》，[法]让-吕克·斯坦梅茨/著，袁俊生/译，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版)